

迈向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 沈丁立

在 20 世纪下半叶，中美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自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美关系经过了战略对抗至准战略合作的过程。两国从军事上直接进行对抗，到为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而实现了在特定阶段一定程度的准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作为美国和北约对立面的原苏联和华约不复存在，中美失去了原先实现准战略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党一致也随之结束。在过去的十年中，中美关系麻烦不断。中美在不断解决双边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同时，它们之间又不断产生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最为重视的主权问题上，美国不断进行挑战。美国不仅经常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内部事务不时进行干涉。

• 原载《中国评论》(香港)，2000 年 1 月号。

作为具有影响地区和世界事务能力的中美两国，它们在新世纪中怎样相处，将对双边、地区以至全球关系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并且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既存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在人类进入新纪元之际，随着双方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已经出现新的战略特征。

这种特征可以被归纳为：合作、竞争和冲突的共存。由于中美本身都属于超大型国家，并且它们各自追求的国家目标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中美双边关系必然具有战略特质。它们的合作，必定愈来愈在全局上稳定国际形势；反过来，如果它们之间产生冲突，也必然是两国在国家战略目标上的对抗。鉴于战略冲突代价高昂，两国必然尽力避免冲撞，从而又将在竞争层面演绎其复杂的关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人们可以看到在中美关系中，合作、竞争和冲突的因素同时存在，并都在增长。

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一致或相近的看法。出于各自考虑，中美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中国需要在一个安宁的国际环境中取得社会和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也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以维护其已取得的世界超强地位，并保护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不受挑战。可以看出，无论中美出于什么动机，它们对于世界的稳定，具有比较一致或相近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合作的原因。

在地区和全球尺度上影响国际稳定的问题，涵盖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各个侧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

散，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南亚、东北亚、中东等地区的稳定，对中美都具战略意义。各种跨国界的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已开始成为中美联手对付的问题。地区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稳定，也正对中美两国的安全带来重要的影响。

核生化武器及飞弹的扩散被美国视作对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深化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也愈来愈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要求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核生化武器和飞弹的扩散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样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威胁的程度，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

中美两个有核国家已经受到了南亚地区核扩散的挑战。经过长期准备，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于 1998 年试爆了核武器装置，给全球防扩散带来了巨大冲击，对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中美两国迅即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了政治合作，谴责了南亚两国影响地区稳定的扩散行为，并否定了它们藉此获得核能力的合法性。这是近年来中美在战略问题上寻求合作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核出口管制等方面取得理解和加强合作，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为两国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增添了实质内容。

中美在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并不限于南亚。在朝鲜半岛，稳定局势、争取和平已是维系中美两国关系的又一纽带。在促使半岛无核化、结束半岛敌对状态并代之以和平机制等重大问题上，中美具有一致的共同利益。为防止半岛出现核扩散，中美各自采取了相应立场，并利用四方会谈等时机，努力起到维护半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还需要提到的是，随着中国现

代化事业的深入，其对能源的需求会日趋增大。这样，中东及世界其他各个地区的稳定对中国的切身利益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导致在 21 世纪中美两国在追求地区稳定的问题上共同利益扩大。

中美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内容，还从政治、安全领域延伸到经济和金融方面。中美两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均得益于国际经贸合作和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在一个相互依存逐渐加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中美都有必要和责任为稳定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作出努力，并使其自身从中获取根本的利益。在过去两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起到了稳定地区金融形势的作用，扮演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这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无积极意义。尽管中美经济发展今日似处于不同水平，但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继续成长，中美将在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方面发现更多共同责任和利益。

冲突。勿庸讳言，如果在 21 世纪中国能获得一个稳定的世界政治、安全和经济环境，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将会继续取得长足进步。在北京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地区或者世界力量中心的兴起，将为建立民主均衡的多极世界格局作出有益贡献。然而华盛顿却可能因此担忧，因为其一超独步天下的局面就此可能被打破。

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别，两国在处理双边和国际事务时，经常会面临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冲撞。对于美国，在理想主义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现实观的指导下，再加上其强势国力的背景，除非出现类似二战

期间的日德和冷战期间的苏联这样的挑战，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事务的处理上，一般都会采取以综合国力为依托，强行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做法，从而服务于美国价值旗号下的地缘战略利益。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莫过于台湾问题。尽管中美建交已有 21 年，而且两国已有三个联合公报来框定双边关系，且美国还作出了有关承诺，但事实是美国经常置其承诺于不顾，不断侵犯中国主权。

美国一方面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台湾销售武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等于是说，美国认为它有权力干涉他国内政，即使对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做法，完全不顾国际法准则。中美建交以来的 21 年中，美国不断对台售武，其目的就是阻碍中国统一，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

美国行政当局在表明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同时，最近又签署所谓《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案。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对华政策充斥着与不鼓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承诺背道而驰的行为。美国不仅因此损害其大国信义，而且置中美关系于危险境地。严格地讲，美国对台售武和最近十年的对华制裁，表明了两国建交以来关系从不曾正常过。建交后 21 年的有限合作（包括建交后前十年的有限准战略合作）都建立在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台湾问题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倾覆中美关系大厦。

应该说，今天的台湾问题比过去来得更加复杂。这个问题能够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干涉。美国要用

自己的意愿给中国统一规定模式，不然在它眼中就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侵犯。这种逻辑，只能使人们得出结论，对于强权，只能在发展起自己的力量后，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才能获得切实的保护。

台湾问题，本来完全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去争取和平解决的问题。由于来自外国的干涉，使其迟迟不得解决。对此，美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继续为分裂中国撑腰打气，就完全有可能随时在中美之间引发严重冲突。需要指出，如果在新世纪中美为台湾问题发生战略对抗，即将是美国干涉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冲突，而不是相反。为自身建设和地区及世界和平，中国不希望被卷入冲突。通过现代化建设来增强国力，中国还应该以此努力预防冲突。但如果冲突被强加在自己头上，那也只能回应。中国应该在一场被强加的冲突中保卫自己的利益，用力量来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新世纪中中美力量的对比，还反映在双方战略攻防能力的平衡上。中国表示不首先动用核武，但要防备被他国核武首先打击。中国发展有限核装备，目的是获得反击核打击者的威慑能力，中国获得对手的尊重，一定程度上同掌握了这个能力有关。依据其他有核国家的核装备发展水平，中国对自身核力量有必要进行相应评估和调整。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防扩散为由，藉口少数几个美国定义的“无赖”国家正在发展中远程导弹从而对美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已开始构筑国家导弹防御。因这种系统借口针对的对象尚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根本慑止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俄罗斯，人们确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真实目的主要是针对

中国。

假定美国国家导弹计划的研发能够如期完成，假定其被部署并能有效发挥拦截作用（本作者认为这在技术上尚不太可能），则会对中国有限的核报复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在战略攻防这对矛盾中，美国毫无疑问迫使中国为了维护其威慑能力，不得不扩展其核能力。因为中美核军备目前本身的非对称性，还尚不足以形成新的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将严重损害中美两国的政治信任却是毫无疑问的。作者认为，美国的举措有百害而无一利：它毒化中美、俄美关系；不利于核裁军和不扩散；不利于国际安全并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化费高昂代价去针对不存在的威胁；即使俄不作任何努力，也慑止不了俄国；鉴于中国日益壮大的国力和丰富资源，也完全不可能慑止中国；反导系统有可能不发挥作用，但却刺激了导弹扩散从而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全。

美国视地区冲突为背景还在加速发展战区导弹防御。本来，这是美国的事，但它不排除将这种高级防御系统输入台湾地区，就又造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一旦先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输台，美国又将发现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毒化中美关系；由于在实际情况下系统很可能不起作用，美国只是给予台北政权以虚假的安全；因此华盛顿更可能成为台北的人质；任何情况下，中国大陆有充分的手段和资源使这些系统不起作用。

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对抗，但它无法避免美国可能要强加在它身上的对抗。美国之所以有可能这么做，是在于它进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它以为有权力干涉它国内政；二是它要追求绝对安全。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既不应

该，也不会永远做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如此。

竞争。随着中美两国力量差距的缩小，美国在新世纪中应该变得更加理智，预防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国力更加强盛，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更加重要的 21 世纪，中美两国更可能出现彼此竞争的现象，这可以反映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

在相当时期内，中美对世界秩序观念上的差异还将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双方的政治和价值体系还将继续共存并竞争。中国主张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准则为基础推动多级世界的形成。美国还可能继续其干涉主义，特别是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理由对他国事务进行干预，在人权和主权问题上，中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摩擦不断。

尽管这类问题是中美潜在战略冲突的根本原因，但除了台湾问题，中美不致为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而发生军事对抗。两国各自会为了塑造一个新世纪的国际秩序，而进行合作、竞争与斗争，并经常在多边和国际组织中阐明各自的立场和分歧。

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经历一个阶段的阵痛后，中国经济有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取得一定竞争力，从而形成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更高层次上的经济竞争（这本身也是美国部分劳工组织与人士反对中国入世的原因）。这种竞争关系是双向的，由于美国在大量高新技术产业占优势地位，未来中美关系中美国经济对中国产生的竞争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竞争是任何国家间存在的关系，既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

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新世纪中一个成熟与平等的中美关系，应该是充满竞争，共存共荣的。

展望 21 世纪，中美关系将在双方合作、竞争和冲突三方面特质并存的状况下展开。大量的国际事务有待于中美合作去获取双赢。不可否认，一个成熟和平等的中美关系必定在新世纪中具有更多的竞争因素。由于两国制度和价值观的重大差异，双方之间的事务还会充满矛盾，斗争和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美国对华制裁仍未完全取消，今日中美关系仍然是不正常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干涉，仍是中美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原因。

中美关系的三个特质是可以转化的。只要中美从两国关系和全球稳定的战略角度出发，它们是可以化冲突为竞争和合作的。一个健康竞争和合作的未来最符合中美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成帅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朱明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星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庄建中 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孙 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蕴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